



無近名齋文集

序

日寓京師修楔江亭得識今中丞詠我水部訂文字交比來
督閩學以季仲山無近名齋彙見眎屬弁言余讀之議論縱
橫其言藹如見其文知其人之學見其學知其人之行讀敘
譜狀叔壽兄諸文得其所以立愛之道焉讀贈書送友慎交
諸文得其所以交遊之道焉讀論經論史論子諸文得其所
以爲學之道焉讀議兵議律議法議鈔幣論海道諸文得其
所以行政之道焉夫士先器識而後文藝非其學之大不能
見乎道之蘊也非其識之高不能達乎政之本也有其學有
其識宜出而膺司牧之職慰蒼生之望矣而往往寄傲山林
或賦詩以自適或託文以見志而後之君子卒服其人而以

無近名齋文鈔

序

一

其言爲可莊可誦可坊可表可灑可採而不可使爲朽則託
之於言與施之於事其被更遠仲山於學無所不通治經史
外星經地輿韜鈴遁甲醫卜風角百家眾技者流游乎其中
蒙獵條毋旁及二氏參同抱朴釋典內外法藏靡不洞達要
渺久之而棄其所學學治世學經世則又本之易以導其源
本之書以充其識本之詩以博其趣本之禮以究其精微本
之春秋以考其盛衰得失本之馬班范陳以助其波瀾出入
本之管韓莊列以極其萃萼奧突於是著爲成書蔚一家言
其或幸而見採於時見納於世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卽不
幸而不見採於時不見納於世則藏之名山爲可傳也善夫
道光二十七年六月旣望晉江陳慶鏞識於僊游之金石書

院

無近名齋文鈔

序

二

序

高明之士不凝滯於物予於彭生仲山信之生偶玩細娛移時輒棄去無閱歲猶戀之者非獨入乎其中知其不足嗜亦智性喜動故屢遷而不能久也其爲學也初年酷好碑帖作楷隸皆入格繼讀孫吳兵法家言近日左右又多度醫卜風角地理諸書蓋生習於是者數年聆其言論有志於兵農禮樂諸事不屑屑爲考據之學惟期於當世可行吁亦壯矣生初從余遊所爲時文局於繩尺不數月而奇氣浩瀚下筆千言予方喜其得之捷而易而以試於有司幾獲仍失憤不能耐作輟相間十數年來佔畢案頭曾無多日然興到命筆仍語必驚人今以所作古文見示精銳渾脫幾欲成家亦未聞其無近名齋文鈔

序

一

朝披史漢夕對韓蘇也直以高明之姿見地異人下筆動合乎古得之捷而易也仍如此雖然凡學可暫學古文不可暫古文之中無所不有通天地貫古今而後可言著作是以歷數朝常無一人生既有其才矣願少遼緩之勿又移時棄去也生之志未必見行可以藉此而傳也予與生八年不見乍見又將作別未知何年再見爰進一言以爲規道光八年正月既望友生胡希周序

持體駿健筆力雄宕得戰國策士論辨之遺而參之論衡潛夫論諸家故能反覆不窮卓有條理宋人論辨之文蘇氏父子外推呂成公博議蓋皆原本國策者也作者固當抗塵而行矣西生朱綬

在千古中別具隻眼今人何必無可傳之作詠仙張肇辰氣美乎清空筆妙乎合離動循律令是爲正宗乃以幹濟之才未卜雲雷之會發憤著作無解牢騷然年力正富學問正多勉旃自珍毋爲戚戚今之健者惟我與君曹村曹惠馨大作自出機杼絕去摹仿見地高朗筆力蘄竦諸論得間具見平日讀書之功餘皆敷詞暢持論正當於古人名家外自立一幟豈世間描頭畫角號爲古文者可比哉東蘿陸損之

無近名齋文鈔

評

一

合讀諸作氣則磅礴盤理則宏深肅括筆則雋傑廉悍詞則古茂淵懿是真寢饋于秦漢唐宋諸大家而能得其神妙迥非時下貌爲古文描頭畫角者可比春舫徐文采合讀大作有真識見有真性情不專摹一家而能獨樹一幟徒賞其筆之超邁猶皮相耳叔雲錢襄

統觀大集議論文縱橫馳騁如怒馬獨出所向無前是爛熟於短長書而加以老泉筆力至雜說序記曲折清快演漾紆餘則又兼昌黎廬陵而一之視外間之俎豆震川尸祝堯峰而詡詡然號爲古文者相去何可以道里計哉白庵周星彩離奇變化縱橫馳騁才力駿雄符采彪炳組織機杼發豎若穎鼓鑄鑪錘淘汰沙礦有條有理以暇以整信今據席汲古

得綆太華千仞黃河萬頃兼眾辯才具大本領奄擅三長才
名一境東萊眉山一手兼併少泉蔣如洵

合觀大集識解超邁議論縱橫真得力於戰國策吃公子之
書者自漢以後則王充論衡趙蕤長短經老泉之權書衡論
龍川之酌古東萊之博議庶幾近之 諸作斷推論爲第一
格老氣蒼直摩壯悔易堂之壘必傳無疑雜說數首亦佳他
體未能稱是默庵李罔

昌黎云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斯文有焉筆意
極似蘇長公非學蘇文同師國策故耳聽濤江文鳳

無近名齋文鈔

評

二

無近名齋文鈔目錄

卷一 序 壽序 記

續修宗譜序

蘭言集腋卷後序

書目自序

送徐大令之官粵西序

送張廣文序

烏鎮顧氏譜序

紅蕉館詩鈔序

朱佩甫小芟蘆館印存序

六壬銀河棹序

無近名齋文鈔 目錄

自怡悅草制藝序

詠莪伯兄五十壽序

議修官圩未成記

游太白樓記

濬市河記

印心庵記

金帶圍記

娑羅花記

庚子消寒會記

辛丑消寒會記

青花研記

過張牖如墓記

卷二 書 傳 述 考 碑 表

上芸臺先生求序先稿書

與友人論文書

與友人論曲書

答姪書

與徐四師竹書

伯父徵君家傳

吳孺人傳

嚴華峯先生小傳

釋懶庵鏡庵傳

無近名齋文鈔

目錄

叔父常德府知府葦間府君述

廣西奉議州捐建泗鎮二府試院碑

重修日本長崎島 大成至聖先師廟碑

順姑阡表

卷三 論 原 議 辯 說

七旬苗格論

殺之師論

商君論

卜式論

養兵論上

養兵論下

立法論

律例論

蚩尤論

原兵

原夢

復讎議

魏蜀正統辯

鈔弊說

神人說

慎言說

慎文說

無近名齋文鈔

目錄

備說

渾沌說四

道學說

名子說

鄰子說

服妖說

堪輿說

雜說

雜說

卷四 書後 書事 跋 文 擬詔

書堯典後

書國語選讀後

書經解後

書世說新語後

書三國志後

書孫吳兵法後

書抱樸子後

書鐵爐步志後

書沈顏登華旨後

書蘇文忠公集後

書明史復辟事後

書明史大禮議後

無近名齋文鈔目錄

書方正學集後

書中原音均後

書曹孝子傳後

書知止堂詩集後

書詠莪兄山中隨筆後

書荒政輯要後

書耕餘論古後

書辛巳鄉試日記後

書暢齋府君逸事

書吳某氏獄事

海道全圖跋

祀竈文

丁亥祀歲文

擬唐昭宗還矢太廟詔

擬宋下江南詔

擬宋用新法詔

古文著作談何容易廿年弄筆所積遂多爰梓數卷藉代鈔
胥郵寄四方就正 高賢惠而教我幸免寡陋以云刻稿則
吾豈敢彭翊識

無近名齋文鈔

目錄

五

無近名齋文鈔卷一

長洲彭翊仲山著

續修宗譜序

彭氏之有譜舊矣自蓼蔚府君編次後迄於嘉慶辛酉重修者五凡宗支之大小族屬之親疎開卷了然覽之者無不存水源木本之思動尊祖敬宗之念譜之爲功鉅矣吾宗不過一二百人而志趣異向慶弔不相通歲時不相見者有焉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此蘇老泉所以興歎也自辛酉至今幾三十年凡我宗人出處事業名字官位年壽以及妻子墳墓雖故老猶存傳志可考有未易更僕數者及今不修是上無以承先人敬宗收族之意下無以傳信於子孫也翊雖支無近名齋文鈔

卷一

一

子怒然懼焉爰請於諸父校正增修一如昔規小子翊謹按貽令公重輯條例以德行文學善繼善述勉望於宗人者意至深遠也其有罪戾罹憲不令終與夫違理背訓入於匪類不諱言者亦以族大人眾不能保其必無且使爲子孫者觸目警戒一勉於善無蹈其轍以副乎垂戒之苦心苟如是是亦足矣苟如是是可以對先人矣吾宗幸無蹈是者豈非祖宗積累之厚歟雖然上達下達在人自爲未可深恃也今彭氏科名仕宦亦少替矣若夫德行文學可以自勵而至者苟能體垂戒之心遵祖訓人自愛有餘者勿至奢靡不足者益堅節操則所以培植後起者非淺鮮也是翊所望於宗人以互相勸勉者也

互相勸勉者也

卷一

簡樸 酉生

敦樸蒼老直抒胸臆可與古人爭席矣 東蘿

如箴如銘深合義法 叔雲

議論純正氣息澹雅震川集中上乘也 琴函

無近名齋文鈔

卷一

二

蘭言集腋卷後序

壬午歲小子翊遷居於敦素堂蓋先尙書公之故第小子翊所生長釣游於斯者也翌日檢故篋得前賢手書若干皆存問尙書公之札也敬熏沐再拜而裝之裝成請題於榕皐潘先生先生題曰蘭言集腋并書其後尙書公之門人惟榕皐先生在也小子翊敬按公在雍正朝以科第繼家聲入侍講筵出司文柄數十年爲文學侍從之臣載在國史傳之家乘彬彬可考矣其文章事業輝映朝野當時仰爲山斗而閱世既久後生小子或概乎未有聞焉矧往來酬酢之人卽子孫未能悉數哉公所與游皆名公鉅卿或以政績著或以文學顯一時之夔龍也賡歌颺拜不讓虞廷而所橐筆殿無近名齋文鈔

卷一

三

陞相與鼓吹休明者數傳而後草野之間泯滅無聞賴此尺牘數篇傳其百一雖謂在天之靈實呵護之可也嗚呼觀於此者上以見國家文治之盛人才之篤生下以見尙書公同心之契取友之必端而非徒翰墨之可寶云爾至於吉光片羽珍之者喻以故家喬木小子翊方隕越之是凜焉敢不敢之以爲世守

簡括蕭重文章正軌

酉生

宏雅淵懿文與題稱

琴涵

莊肅中具有深醇之氣此瓣香南豐之作也

諷仙

書目自序

古之人學有數等有身心性命之學有文章著述之學有訓詁箋注之學有推步占驗之學有法律刑名戶口形勢及國家掌故之學此數者非讀書養氣不辨士之蓄道德能文章具知人論世之識明治亂因革之原通蟲魚草木之細窮山海神仙之幻非日游於詩書之府而欲襲取於一旦其道無由我朝右文稽古自設四庫館以來江南士大夫莫不以藏書相耀然言風雅則荒經史崇考證則紬詞章歐陽信本所謂事同遊海義等觀天遂使充棟之書徒飽蠹魚之腹因而散失闕佚者不可勝道某先世大司馬公好聚書藏賦之富與汲古天乙相埒厥後散軼百不存一蓋物多難聚者勢

無近名齋文鈔

卷一

四

也聚久必散者亦勢也珠玉象犀之寶金石彝鼎之玩凡物皆然而况載籍極博有足窮思天地之微高論古今之略者能不爲造物所忌者乎某少好金石遺文稍長畱心典籍迄今十載所積稍多因簿誌其目錄計若干種若干卷如左較之先世所藏十不逮一而積心力以得之頗復不易晨夕循覽差足自娛夫以數十年之耳目心思而欲索貫條披折衷今古以有涯隨無涯誠不免爲莊子所哀而嗜好所寄不容自己亦猶愛寶者之於珠玉象犀好古者之於金石彝鼎也至於聚散得失之故後之視今猶今視昔何足容心於其間

哉

頗似眉山小品 井叔

文氣甚激宕 酉生

宕逸有致 琴澗

盛氣行之故無線索痕迹此境之漸造乎自然者也 詠仙

無近名齋文鈔 卷一

五

送徐大令之官粵西序

徐子鴻寶將之官粵西行有日矣謂其友彭翊曰古人送別贈之以言子將何以贈我翊曰吾與鴻寶將何言以贈贈言者非祝卽規耳祝之者曰爲廉吏爲循吏視民如子規之者曰毋貪墨毋酷暴自貶伊戚二者鴻寶自知之余將何言哉雖然有說焉鴻寶以曠世之識不羈之概設使少年掇巍科必有所建豎退而與吾儕二三子遨遊翰墨詠歌笑傲亦足以潤色太平乃六踏省門僅獲乙榜三試公車終以入貲得試爲令上之不能游翰苑登臺省爲文學侍從之臣下之不能親魚鳥樂琴書享田園妻子之樂徒使飢來驅去以多病之軀奔走數千里外亦可悲矣方今 聖天子在上督撫司

無近名齋文鈔

卷一

六

道大員於境內之事皆左提而右挈之不遺纖悉州縣官趨色笑承風旨而已安敢威福自行然則貪固不能貪廉亦豈得獨廉乎蠻烟瘴雨之鄉鴻寶以孱弱之體處之惟有慎起居節飲食自愛其軀以慰知己然後積其俸之餘買田二頃於楞伽山下草屋數椽釣舟一艇吾將與鴻寶出沒於五湖之濱七十二峯之側攜手而游拍肩而笑弦歌之聲徹於金石著作之富藏之名山樂何如耶雖然粵西僻壤非仕宦之捷徑以鴻寶之才彼承 天子命爲督撫司道者方將物色之荐剡之不暇丁年捧檄皓首方歸所謂五湖之濱七十二峯之側恐抱此虛願也

歷敘生平歸重於自愛其軀握筆時黯然神傷不自知其

語之所至鴻寶到省半月病亡竟成讖語傷哉自記

無近名齋文鈔

卷一

七

送張廣文序

封建廢而郡縣井田廢而稅畝三代之政行於今者惟學校而已學校者先王羅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者也其禮未盡泯其化未盡亡苟得其人雖謂三代至今存可矣春秋祭以上丁古之釋奠釋菜也名諸生舉優選拔古之書升論秀也不肖者報劣黜革古之棘寄郊遂也皆有先王之遺意焉士之隸於學者官之率夫士者體此意而實行之相勵以賢相成以道相期於三代以上則三代人才之盛可復見於今

國家設國子監以造士外而若府若州若縣皆有學學有官以進士舉人恩拔歲副貢生爲之率皆龍鍾衰邁素餐以待老脯贄之入競以錐刀賀弔之通下及市僧而奔走於州縣

無近名齋文鈔

卷一

八

之庭脅諂於胥吏之前不待言矣一二科甲英妙者流又視其官如傳舍曰吾功名方有待事業未可量區區一教職安能羈駿馬之足而困神龍之鱗哉嗚呼官不能教士士亦藐視其官士藐之守令藐之下及府吏胥徒市井商賈咸藐之矣師儒之謂何而取侮召辱如此吾友張君肇辰爲邑名士以大挑得學官署事於寶山課士協於輿論凡來見者不問脩贄邑之人樂得君爲師而令亦尊重之皆不敢以向之視教官者視君是歲適選拔邑有陸生貧不能考然才士也君言於學使者且助以資遂得成名而童生某者詭奇之士負才狂誕不齒於邑人幾餓死者數矣又以試事千州牧怒發學夏楚君奇其才飲食教誨之資以行李薦之如皋令某君

所某亦感激零涕以爲千古知遇不啻起死人而肉白骨也
昔胡安定以經術教授多所造就雖不識者望知爲安定弟
子今陸生入太學未知果能成大器否某生游如皋未知果
進於中行否而張君於數月間賢者能成就之詭奇者能激
勸而裁成之可謂無負於其官矣卽無負於 天子設官與
先王廣學之意矣雖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君子所疾沒世
無稱寶山僻處海隅數十年來豈無南陔能養之子柏舟靡
特之養湮沒而未邀 旌揚者乎豈無霜雪歲寒之操金玉
空谷之音獨行而不求聞達者乎豈無抱經濟能文章或歌
詠以自怡或豪放而玩世老死牖下而幽光未發者乎向其
搜羅博訪勒爲一書以成一邑之文獻而備翰軒之採擇此
無近名齋文鈔

卷一

九

吾黨之事也是所望於君也

今之學校亦非古之學校謂得三代遺意則可謂三代之
政行於今稍欠斟酌而文氣於宕逸中見質厚自在歐會
之問 酉生

予謂今之州縣無一事能自行其意惟教官則訓誥振恤
能自爲於本庠謂行三代遺意可也詠仙志行文章皆能
自立不媿此文文體直似南豐 琴涵

烏鎮顧氏譜序 代作

古之氏族掌於太史氏至秦而亡漢時網羅散佚而官譜氏族篇稍出魏晉中正之法行而門第尊故家大族所以係世道之隆汙而隱有與國相爲維持者不可以不重也然譜牒既重則援繫爲多彼侈言華胄者揆之孝子仁人水源木本之思抑或不盡然焉尊祖以敬宗敬宗以收族之謂何考顧氏之先原於祝融已姓昆吾蘇顧溫董爲八姓之一韋顧昆吾見於商頌自漢之末以至孫吳東晉遂爲東南大族自是以後代有偉人今東南諸顧大抵以野王爲祖余所見者比比也烏鎮顧君某之爲譜也蓋不欲遠引自其身追而上之至於八世明萬厯間而止八世以降分爲東西二支則甚詳無近名齋文鈔

卷一

十

焉雖年代甚邇內無聞人而君絕不肯有所附會曰譜所以徵信也自吾所知者而已蓋其慎如此夫魏晉以降綜核百氏以門閥官人雖卑姓雜譜皆藏於有司李唐之世猶相崇重五季以後迄宋南渡僑寓遷徙無常其人民如鳥驚獸散更不知鄉里族屬之所繫矣以譜爲重侈言世胄不識先王敬宗收族之遺意者魏晉之失也至於譜亦不存而學士衣冠茫乎昧其所自人而不知祖宗何以自別於鳥獸之倫豈不重可歎哉然則顧君雖斷自八世推其爲譜之意烏可不知其得姓之所自耶辱以譜序見命故採國語之文以徵之而又將古人所以爲譜之意以爲告焉

演迤如清泉之在石礫 詠仙

紅蕉館詩鈔序

自古騷人逸士縱情詩酒佯狂一世皆有所託而爲之劉伶阮藉之徒是矣原於楚人屈子盛於六朝兩晉之士推之屠狗擊筑慷慨悲歌皆其意也然不平之鳴境遇厄之耳亦有稟於性情不能自己者晉時王謝門第甲天下烏衣子弟藉父兄之勢登朝右執政樞者踵相接右軍獨恣情山水脩然一世之外觀其蘭亭序及辭世帖俯仰今昔感慨生平抑何愀然而悲也豈不以晉尙清談而右軍踵其餘習耶過江名士外沖淡而內熱中者不知凡幾於此知右軍所爲稟於性矣求之今人中庶幾周君蓉裳近之蓉裳余中表兄也爲宮傳燮堂先生之孫少能詩善飲試不得志於有司卽棄去

無近名齋文鈔

卷一

十一

遵例爲郎非其志也楔湖多能詩者君日與倡和筆墨縱橫杯盤狼藉有玉山金粟之風諸人好爲疊韻詩絕幽鑿險變幻百出而蓉裳下筆千言不假雕琢雖險韻頻疊而使觀者如履康莊大道不知經鳥道度蠶叢也君好讀南華經故其詩多曠達旨與東坡爲近間爲綺語亦入溫李之室此殆稟於性情而不能自己者余於風雅一事不敢自信然素習於君讀君詩有以移我情也爰爲之序

予少識蓉裳沖然恬雅品在晉魏間未覩其詩也以右軍

仿佛之雅是

琴榭

稟於性情一語令人撫然詠仙

朱佩甫小芟蘆館印存序

記曰良治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弓治之與箕裘其迹不類也夫人負高獨絕之詣得乎天者獨厚故能造其精雖父不能私之其子是以弓治之子不必復以弓治著名者勢也而其朝夕之所漸摩習與俱化則不類之中必有得其近焉者矣藝既有之學亦宜然佩甫朱君酉生先生之哲嗣也酉生爲名孝廉工詩善古文卓然爲嘉慶道光間一作手佩甫亦能詩工書并善篆刻以所作印存示余屬爲弁言余思篆刻一事吳人推崇文氏父子衡山先生爲有明一代名家非獨以鐵筆重也其子三橋遂以是擅稱於世而文采風流與衡山先生後先輝映世之稱文氏者不必責三橋無近名齋文鈔

卷一

十三

以盡同於衡山而三橋可以傳矣今酉生往矣所謂負高獨絕者自可不朽而佩甫因其所學進而精之酉生既卓立於前佩甫不當輝映於後耶安見文氏父子之不復見於今耶自古名父之子無稱於世者眾矣然則篆刻雖小道以爲佩甫之箕裘焉可也佩甫勉乎哉

慨乎其言而以斟酌出之

詠仙

六壬銀河棹序

先王作爲卜筮以前民用散見於經傳後世失傳而所以稽疑者不可無也於是占驗之書雜出相傳六壬之術黃帝受於元女荒遠而不可考而較之以錢卜易以字演禽則爲深奧而有憑夫以吉凶之倚伏也情僞之雜出也變幻之相乘也天地萬物至繁且曠而欲收之指掌之間十千十二支之中使大而陰晴寒暑不能違小而射覆占物如燭照其爲用亦神矣而其爲術亦精矣必非淺近之書所可盡而謂里巷賣卜者流人挾一冊卽可以周知天地萬物之故有是理哉銀河棹一書其取用迥異於他書昔人秘之無有刻本得是書者或淺率不能盡其所長而其書幾晦余畱心卜筮數年無近名齋文鈔

卷一

三

始得其書又魯魚亥豕不可讀後得善本較正之而後歎六壬之學此爲觀止矣夫卜者數學也所謂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觸類可爲其象合義可爲其徵非深明於易道者不能觀變動而察意象以淺心涉獵之是書雖日置案頭庸有益乎或者曰卜者惟其誠耳吾見市井垂簾者往往言出而如響斯應奚必深奧爲彭子曰是或一道也雖然好學深思之君子作事必探其源而造其微豈有自安於淺近無稽之談以希冀一時之倖中耶是書之作猶之鷓鴣九萬里而不能禁鳩與鷺燕之竊笑也是爲序

自怡悅草制藝序

自有明以來以制藝取士於是天下學者窮年皓首佔畢其中而此外不知有學問昔人嘗歎之矣而所爲制藝者又歲移時變揣摩之士一意於趨時有語以前人矩矱者鮮不目笑之彼蓋曰制藝所以求功名也敲門磚不值錢譬如市虛焉朝則肩摩而入夕則掉臂不顧無可欲者在中耳故其功名既得下者沈溺於聲色貨利上者縱情於詩酒其間高出儕輩思爲傳世之學詞章考訂往往名家而制藝缺如間有壽諸黎棗欲與天下共賞之大抵皆能文先達彙其昔年攻苦之作思爲後進型故制藝有闡墨有選本有文稿爲揣摩者立之準也彭子放廢無以自娛己亥消夏爲制藝十餘篇無近名齋文鈔

卷一

十四

辛丑春陰雨彌月無所事又得三十篇名之曰自怡悅草取不堪持贈之謂也彭子之文得力於天崇人爲多不屑揣摩時尙故試不售今之所作學與年進上溯成宏小儒莫不色然駭或以爲不必存嗚呼彭子少年應試尚且自甘廢棄不屑爲時世妝今老矣聊以自娛更何所顧忌耶昔唐人以詩取士而李杜皆被黜彼所爲詩非應制之詩也而千百年後以李杜爲詩人矣彭子之文俟之制藝不行之日可也

更何顧忌自道不諱頽唐甚矣然自怡悅草諸作規矩繩墨步武先民稍有目力者皆能睹也謂賞音之遇必待毀

琴之後言之未免太激

詠仙

詠我伯兄五十壽序

道光辛丑七月七日爲詠我伯兄五十壽辰遙望京邸三千餘里不克奉一觴列諸從子前爲永日歡謹爲文郵寄以申其誠我彭氏自國初以來科第仕宦不絕尤莫盛於乾隆嘉慶間今則惟兄一人爲進士在仕途所以承門祚庇宗族者亦綦重矣兄自幼蜚聲庠序鄉試中式官元會試中式亞元其闡墨風行四方揣摩之士家絃而戶頌之則文章之見重於時初筮仕入綸閣以撰文知名分校方略繼樞樞庭有年軍機諸大臣倚重之成進士分工部游陞今職宦績之成就已如是未第時以詩名重吳中有七子之目篆隸書畫皆臻其妙卽藝事亦無不超於儕輩歲饑捐貲糴貴販賤以活

無近名齋文鈔

卷一

五

窮黎恤糈施衣歲時不絕我家世以樂善稱兄實足以繼之收租田較析產時增十倍而一柏望矚以次式擴則堂構播穫之貽於子孫爲可稱也於衣言則重興再造於持拙則待後守先功在先人尤非泛泛此皆人之所以誦兄者也某獨念吾上世享全福臻大耋者惟尚書公爲最有丈夫子五人而孫曾林立此天倫之樂最難得者兄未及五十有子六人孫亦五六人得乎天者爲足繼尚書公矣天旣不靳於所難其他功名富貴所易視者反靳之而不與有是理哉吾祖吾父積德累仁皆不及中壽其培之深植之厚若蓄其精英而有待焉以我家二百年言之侍講公木之始華也尚書公再花而盛者也吾祖父在秋之藏冬之閉兄其復當春融之會

榮悅鬯遂欣欣未艾固非人之所能幸致也回憶己未庚申之間一家離散熒熒兩孤子分撫於伯叔視諸從昆弟父母具慶者起居奉養不啻如天上人他年得至成人無天札慮飽饘粥守墳墓已爲大幸矣惟兄能自樹立科第仕宦克繼家聲而天倫之樂又足上媿於尚書公何其盛也所謂蓄而有待非人所能幸致者歟某不肖伏處田園幼承文字之教長託門戶之蔭而得優游自樂於文墨之間皆兄之賜奉筆追維四十餘年前後所以爲兄誦并爲家門誦不覺其言之不能已矣謹序

所譽未免過情讀至回憶己未庚申數行不覺潄潄淚下想握管時有同情也

詠菽

無近名齋文鈔

卷一

六

議修官圩未成記

當塗爲田九十餘萬而官圩之田三十五六萬一邑之賦十分之四出其中民之田廬墳墓在圩中者不可勝紀其邑爲沿江往來之衝而非都會故商賈不至問邑之富視田所入一遇荒歉則凋弊之象徧於市井圩中之田率憂水患自明初築東壩障宜歛諸山之水使不得東注必北流入江遇山水大發丹陽石臼諸湖不能容溢而四出雖郡城亦水深二三尺而官圩首當其衝官圩之東北岸尤其衝也德清徐君重侯於十三年秋調治是邑適大水勸捐勸賑日不暇給明年秋水又漲遇大風圩破搶護其半冬水涸商所以修圩爲永遠計適太守陳公曉峰新蒞治銳於興作從縣所請勘估

無近名齋文鈔

卷一

七

者再擬借育嬰生息銀二萬兩按期弁息攤徵以歸款民皆便之又以民修築不如法必易決聘老於河工者主其事又於南河雇邊掀礮夫等人以教之築官司其事紳董其費府縣日夕籌畫焦勞者匝月上其事於大府不准借款事遂止紳民痛哭官吏亦爲之歔歔而愛莫能助也余適在徐君署目其事深有慨焉夫 國家維正之供原以小人養君子也而一遇凶歉不惜議蠲議賑者 皇上愛民如子不忍漠視一夫飢如己飢之一夫溺如己溺之 聖德至優渥也承宣德意使徧及閭閻是大吏與有司之責也當邑爲賦七萬二千有奇爲漕二萬二千有奇連歲賑蠲爲數亦不少矣不清其本而治其源民安得樂生而 國安得足賦乎在官而論

與其撫恤於既災之後曷若籌備於未災之前在民而論與其流離困苦而食升斗於官曷若盈甯樂利而快輸將於上當邑雖小尺土 天子之地一民 天子之人也藉使邑無可挪之款民無自脩之力猶將奏請 帑項以急興脩藉使士民狂晏安而不期久遠州縣急簿書而不及興作猶將勸諭董率以期蕝事官圩成而民業樂民業樂而 國賦盈雖愚人不必再計也考育嬰之項前守陳公於年稔物阜之時導民爲此義舉非若地丁之解司解部而不可動也非若倉穀之備荒備賑而不可緩也按期而攤徵非一散而不可復收也歸款而并息於育嬰之出入毫無所損也且所有嬰孩其時不過二十餘口而當水災時圩中有田數頃號爲富厚無近名齋文鈔

卷一

六

者至於賣女鬻婦矣壯者散四方老弱轉溝壑數十里無雞犬卽令顧此失彼以視二十餘孩之失乳必有輕重彼此之別矣况乎其款其息固仍在哉是當塗士民昔爲義舉而不能自救其死也是前守陳公爲德不卒於當人也是可深慨也孟子云求牧與芻而不得吾知立視其死必有任其咎者矣豈惟距心之罪哉

一篇賈長沙痛哭文

酉生

有益民生之事且屬不費之惠而必阻遏之以貽害於後此近來常有之病予在滇權廣南郡請以土司處分例罰之穀歸府建倉存公以備歉歲平糶且杜該土司朦報盜買之弊已捐廉將於郡圃空地造倉矣督府允行糧道某

入土司賄報寢之旋值荒旱餓莩載道守令束手無從賑恤坐視其死惜哉讀此記爲之悵然

琴酒

無近名齋文鈔

卷一

充

游太白樓記

江之南山水可游者由金陵而上之燕子磯爲最又其上則采石采石古牛渚也甲午秋自金陵至當塗溯江而上進采石時已暮未及游至則問邑名勝咸稱采石之太白樓明年春始游焉舟行五里至金柱關有塔在江口江行十餘里煙水蒼茫蘆葦方茁新柳間之麋麋可愛也遠望一山懸崖俯峙阻江之半蒼翠欲滴其下桃花爛漫廣數畝中有樓閣軒敞臨江爲太白祠祠因山而構門三楹昔蕭尺木繪匡廬峨眉諸勝于壁今爲庸工粉潤頗惡劣而層巒疊嶂結構不凡想仍其舊云拾級而登爲祠三楹像設秀麗由廊而前爲樓卽門之上也顏曰太白樓櫟園先生所書八分也爲匾額者

無近名齋文鈔

卷一

三

十餘爲楹聯者二十餘懸無隙處率皆近時知名士大夫與守土之官時代稍遠名不赫者僧人已撤至廚下作薪矣旋游廣濟寺觀砲臺登山至蛾眉亭燃犀亭俯瞰三元洞易芒鞵始可下覓之寺僧不得而止返憩樓中登舟解纜已夕陽在山買船停橈炊煙四起矣采石古名勝也謝將軍之下士溫僕射之燭奇王若水之深謀常開平之偉蹟雖未盡泯沒而太白以_畢人寓客放浪江湖獨若得此名勝而據之豈山川靈秀待人而傳前乎此後乎此皆碌碌者流耶抑其人其地適逢其會而名隨之耶且數百年來登斯樓者江湖于役弔古撫今感歎而發爲詩歌者比比也其能傳之後世於斯樓增一翰墨緣必其人之文章氣節素所樹立者爲之不可

僥倖也昔李陽冰爲當塗令太白往依之樂其山水因家焉
余之來斯也與邑令徐君有舊感其事之適相合也故爲之
記

敘次有閒筆便有雋趣

酉生

無近名齋文鈔

卷一

三

濬市河記

當爲邑多水患西北濱大江東南有丹陽石曰諸湖容宣歙諸山之水而以江爲歸江湖並漲則圩田沒而城亦在巨浸中道光辛卯癸巳皆大水居人湮城之水門以防氾濫既水大至卒不免明年水落而湮如故由是市河汙穢日積未暇濬也太守陳公新蒞治巡城見之慨然有濬修意而邑人皆憚於興作以形勢恐未便爲辭太守問於余余曰古者建國邑必視其山川而風土人情係焉詩曰相其陰陽度其流泉傳曰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覲民愁墊隘有沈溺重隄之疾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昔人曰地坦而平水淡而清故人廉而貞山崔巍以嵯峨水泮渌而揚波

無近名齋文鈔

卷一

三

則人磊砢而英多姑熟山清水秀古名勝地而其人皆頑鈍無恥疲軟不振無聰明才智英奇特起之人而又無廉靜寡欲足爲鄉里矜式者豈山川靈秀之氣靳于鍾毓耶且小民多癩疥疾良由市河壅塞猶人之血脈不通而萬民日用飲食垢穢所積無以蕩滌而日新之也舍此不治民感其氣且將有疫癘至堪輿形勢之說某不言必有爲公陳者太守以爲然未幾宣之王生以堪輿說進太守從之濬市河并改梅庄闢建二斗門云

當塗風土人情可見一斑

曹村

印心庵記

支硎之麓爲蘭若者十餘所其僧皆畜田廬長子孫於其中支持門戶謀求衣食仰事俯畜勞終身若不及焉印心者僻于南無恆產是以僧無常主轉相鬻歲庚寅朝聞居士出資購之時往遊焉庵之廣五畝其前爲圃喬木森如有方池綠陰四圍門適對之有額焉虛舟太史所書也爲屋二十椽僧寮香積備焉其東爲廣庭梅桃松桂數十枝其西有竹數百竿構屋其旁以奉西方三聖室有香花門無剝啄淨課之暇日長如年回首城市器塵不啻別有洞天也出視諸僧酬酢送迎無晷刻得暇者居士乃喟然曰天下有名實相違不可道里計者世人習焉不察耳讀書以明理也而孝弟忠信

無近名齋文鈔

卷一

三

敦倫常者恆出於草野之人出家以了凡也而講習參求崇佛法者偏在于塵俗之士夫講大乘究宗旨世鮮其人且不具論卽此偃仰斗室之中香一鑪花一瓶蒲團一坐牟尼一串自樂其樂忘乎人世此衲子易爲之事而求之城邑旣無其人求之山林亦渺其偶况乎繼承前聖提唱羣蒙之絕詣哉余也憂患餘生忽得此方外之樂終吾身焉可也且使山中諸侶聞居士風者晨鐘夕梵相率爲之此則余之願也夫感慨係之風神絕似六一

叔雲

予爲短簿祠老僧銘塔同此感慨而寄託遙深言外有致則瞠乎後矣

琴涵

金帶圍記

古來休徵之著不在大者遠者一花一木皆是也莫莢知時
屈軼指佞木連枝而交柯禾異畝而同生人人知瑞矣而造
物端倪所露庸花凡卉亦足効靈而獻瑞金帶圍者芍藥之
變種而生者也出則城中當有狀元宰相韓魏公守廣陵日
有之壬辰歲見於春申里王氏庭中時方禮部試士馬君吉
人中式冠多士旣而吳君崧甫大魁天下嚴君迪夫曹君良
夫皆入詞林吳中科名十餘年來此爲最盛而是歲主試者
爲芝軒大冢宰冢宰爲廷試第一人厯探文柄爲文學侍
從之臣數十年金甌枚卜指顧之間人望所歸非鄉人之私
好也王文巢翁以爲昭代得人之瑞繪圖徵詩以誌之不
無近名齋文鈔

卷一

三

知韓魏公當日珍重之榮幸之曾有是事否耶余竊怪此花
之生不於郡縣官廨之中頓水宮牆之內而獨於王氏其果
係此瑞耶抑不係此瑞耶又聞之梧竹之上鸞鳳是棲靈秀
之區神仙是宅王氏世有隱德異日或張大其門閭故禎祥
呈露先兆於此亦未可知也夫富貴不過一時而天之呈祥
也如彼人之紀異也如此况乎偉人傑士超洪濛混希夷爲
出世之舉非常之事者哉是爲之記

雋潔

曹村

娑羅花記

天台山有娑羅花者志云羅漢所植也移他處則萎人咸以爲地氣所鍾神靈遺跡卒無敢移之者遂爲天台獨擅之勝余從祖二林居士至其下好之後之西湖王氏祠瞻所爲娑羅花者詢之則王君履階移自天台者也王君好佛者也二林居士其友也君嘗飯僧於天台作諸功德事愛其花卜筮于伽藍神曰移之吉遂移一小枝載土而歸植於宗祠勒石記之盛稱王氏世有隱德神錫之祥世世子孫視爲榮枯不啻鄭伯之蘭田氏之荆矣王君沒後其族子松泉分植於家而祠中之花漸萎松泉亦好佛者也王氏分植者數人惟松泉獨茂人咸謂花有知云松泉學佛私淑於二林居士常以無近名齋文鈔

卷一

五

不得侍居士爲憾而吾宗自居士後惟余伯父徵君克繼其志故又與松泉友善松泉分此花以贈之迄今十餘年甚茂余惟花木之盛衰視乎人之培植而重其人并及其物王君惟好佛之誠不遺乎一花一木故神示之兆克如其願而松泉與伯父徵君又能推王君之好以好之非他所能及也則夫移植必萎之說豈信然哉若二林居士者聞大乘教悟出世法一於不著色相超出羅漢果則又復乎上矣

針線細密

詠仙

娑羅花非奇植羣芳譜載之甚詳觀河集一誤於前此篇不可再誤於後宜改之

于庭

娑羅非一種在天台者花淡紅色形如山鵝葉之始生皆

反卷于庭特未之見耳非誤也

自記

無近名齋文鈔

卷一

美

庚子消寒會記

聚良朋消永日飲醕酒暢清談人生之一樂也而百年忽忽勞身體於名韁利鎖者半因志慮於憂危愁患者半加以風雨寒暑之相乘疾病災祲之偶及而後知向者之樂爲不易得矣庚子冬爲消寒之會首坐爲香村尤丈香翁齒最長於同人爲父執然樂與諸人遊坐無翁不歡次爲尤山長榕疇錦峰掌教也次爲汪梯愚善飲好客其天性然有孔北海之風故居恆聚於其室爲多又次爲彭氏三昆仲山性怪僻不能容俗物惟與諸人遊則甚適圍香性和易適與仲山相反以善飲稱枕珊爲人與梯愚類最幼爲張子同孝廉名士也自淮返棹與斯會者二人爲詞客戈順卿尤信甫諸人之大無近名齋文鈔

卷一

三

略如此或曰古者耆英之社真率之會大抵聚以人重故文采風流足以暉映一時而傳於千古子等乃平居里巷以酒食游戲爲徵逐耳烏足記嗚呼之數人者讀書應試亦曾有四方之志初不願以里巷老酒食徵逐爲事乃無聊伏處卒出於此聊以爲樂而已王右軍曰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已爲陳迹不能不以之興懷然則後之視今亦將流連感歎於此會之不可復也矣悲夫

此序有蒼涼抑塞之致

琴涵

辛丑消寒會記

香村以下七人卽庚子消寒葵露齋所集之諸人也其人同其事同其地同似不必再記而有不能已於言者夫爲飲食聚故舊此太平之樂事也處太平之世一無事事消磨歲月於飲食宴衍之中尙有酒酣耳熱慷慨悲歌以發其憤懣無聊之氣者况庚子迄今星霜纔一易耳人事變遷至指不勝屈海邊不靖去歲已兆其端士大夫慮深遠者尙懷杞憂今則復何如乎蘇州凋弊之地而外似富饒大兵久駐徵師調餉人心惴恐或爲逃徙之計加以水災漂沒至冬未涸大雪沒牛木生介有司徵斂於額外農民飢斃於溝中天時人事如此皆去歲所未及見者不虞於今見之然則吾儕之一觴無近名齋文鈔

卷一

三

一詠相爲歡笑者未知明年又將何若也有唐末年醉人爲瑞今之相聚以爲潤色太平之一助可矣古人云夫爲樂爲樂當及時諸人之一聚再聚聊以及時行樂而身世之窮愁抑鬱更何足以亂其中哉

感慨淋漓悲歌當哭

梯愚

青花研記

昔人以研爲田以筆爲耕故曰研田無畝歲譬如農夫是穠是藜雖有饑饉必有豐年明乎食報收功不可以旦晚倖也研田所收上者取科第食祿於朝次者擁皋比聚生徒束脩之問交於庭戶又次者挾片石奔走江湖蓮花幕中翩翩書記至於諛墓有文獻壽有章以及一詩一字藉以博取衣食風斯下矣余自親筆研以來四十餘年矣而蓬門伏處買賦者杳然問字者寂然枵腹而從事於斯未知終日塗抹者余之有汗於研抑研之有負於余也而墨以歲計筆以月計紙以日計數十年來不知費若干余之歲月消磨固不足惜將深爲此數者惜焉此青花研者余師去鷲邨先生之所贈也

無近名齋文鈔

卷一

三五

先生少年登科第研田有秋矣而又深好翰墨與研爲歲寒交不替會幾何時而風流凋謝人琴俱亡生平珍玩流落人間其可慨更何如也余今者視茫茫髮蒼蒼志昏氣惰焉用文爲行將與筆墨永辭則是研也亦必塵封墨漬與瓦礫等或僅爲貨泉注記之所須矣設有過而指之者曰此去鷲先生之故物仲山彭子二十年中填詞曲作古今文嬉笑怒罵以發洩其牢騷不平之氣者此研也竭慮耗神以困頓其昂藏六尺之軀者亦此研也研乎研乎有聽之而已

短歌當哭以淒婉之筆出之彌覺韻勝

曹村

過張牖如墓記

葑門外三四里明末張氏聚族而居其達者曰牖如由教官爲知縣仁慈尙教化墓在其居之旁有祠有像韓文懿公爲之志銘而不見於有懷堂文集及閩邵青門旅藁有送張君之南甯別駕序云夫人沒後孝子慈孫思所以不死其親於是求蓄道德能文章之大人先生得一言以爲不朽而蓄道德能文章者則又以立言爲重於人之無足重輕者往往僅書其官爵出處存沒月日以見體裁而一無稱譽則亦無足傳焉傳之難也如此文懿之誌牖如也詳其生平紀其德政似乎愛慕其人而爲之闡揚者而文集不存碑在荒烟蔓草之中誰復披荆棘剝苔蘚捫其文而讀之青門集所載僅云

無近名齋文鈔

卷一

三

長洲人讀者亦不知其釣游之地祭葬之所吾不能不重爲張君歎也張君無子孫墓祠俱荒廢像設剝落有欲割其餘地以立墓者延余視之余悲鄉先達之名旣湮沒而墓與祠又不能保也若張君者甚可慨也因爲之記

沈痛託文字于有懷堂亦庶幾傳矣而集中不登幸賴青門旅藁尙存姓氏可相參證千載悠悠其間固有幸有不

幸也

詠仙

無近名齋文鈔卷二

長洲彭翊仲山著

上芸臺先生求序先稿書

某頓首白某某閣下某聞之相馬於冀北而得騏驎焉凡同羣而振鬣者必非駑駘也取材於鄧林而得榦楠焉凡同植而挺秀者必非樗櫟也何也聲應氣求物各從其類也乾隆丙午己酉兩科此殆空冀北之羣而罄鄧林之材者哉閣下以名翰林爲名宰相崧生岳降應運而興勳業功名非可縷述其風流文采輝耀一時亦足以震懾一世之才人名士而使之奔走門下海內操觚之士無論識與不識莫不仰爲山斗此騏驎之超羣絕類而榦楠所以爲棟梁之用也先君子

無近名齋文鈔

卷二

一

太常公得與丙午鄉榜先叔父太守公得與己酉會榜所謂同羣同植必非駑駘樗櫟想亦閣下之所心許矣先君子早世所遺時文稿伯兄某公車入都會求序于山陽汪文端公年伯以爲先人光寵先人與文端公出處殊途素未深交也先叔父之於閣下同在仕途中三十年申之以交好重之以婚姻豈泛泛同榜可論哉先叔父捐館舍十餘年嗣子又不祿所有著述半已散亡詩稿之外僅存此古文二三十篇此某所以急爲綴輯而求序于閣下者也昔曾子固乞銘於歐陽公以爲蕃道德能文章閱數百年而難遇幸而得銘若何感報讀其文想見其寵榮感激之誠某之不足足追蹤子固而當今之世蕃道德能文章之大人先生非閣下其誰與

歸方之歐公有過之無不及焉今文稿已雕峻呈覽幸而賜
序所以寵榮之者豈可言喻哉云亭雖卑附泰山而得禪江
漢雖巨歸大海而益宏此稿之行世傳後莫非閣下之賜不
勝企望之至某再拜

純仿韓歐淨而能腴

詠仙

妥雅

詠菘

無近名齋文鈔

卷二

二

與友人論文書

承詢作文僕非能者烏足以知之雖然芻蕘之得不敢私也僕昔讀戰國策韓非子而悅之仿之爲文多涉刑名霸術自以爲跌蕩可喜今已悔之夫國策韓非其文可學也其立論不可宗也儒者立言原期不朽不根諸六經性道而雜出於刑名霸術卽使傳之後世必見斥于賢人君子反不如速朽之爲愈矣然言性言道未必真能見性之本道之原而娓娓言之也不過雜采語錄拾兩宋人牙慧塵羹土飯何取乎爾懼其陳陳而務爲新奇可喜之說則又乖于立言之旨此作文之所以難也作文難持論尤難文人之筆好爲文致之語設使古人復生必不甘心屈服將譁然而肆辯矣夫古人舉

無近名齋文鈔

卷二

三

措原有當有不當必設身處地揆其時勢原其心跡若者時異而勢變若者心是而跡非而後是非可見此持論之所以宜平心也今之評佳文者必曰名論不刊夫不刊之論必非深刻文致者所能雖三蘇亦有愧此矣旣作古文必以傳世自命務期臨文不苟自好之士固不肯爲佞諛之詞而尋常酬應文過其實卽涉於欺韓歐爲人作墓誌或有寥寥數語者職此故也其他游覽之作紀述之文必求卽小見大而勿染註疏氣語錄氣詞賦氣小說氣斯得之矣此余近時所見及者敢進質之

論文精極心得之言獨到之境可告後學

琴涵

與友人論曲書

前承下問以新曲見示僕不自知其紕繆敬効一得之愚於原作不合處妄爲乙出僕爲此於舉世不爲之日雖巴人下里之詞而寥寥寡和不啻陽春白雪深幸足下之有同志將來可以倡予和汝也來示畏其法繁而苛且謂僕勞心於小道無所師承安知其是與否此足下淺涉之言也敢爲足下陳之自詩降而詞詞降而曲皆有自然之節奏天籟與人籟參焉者也皆本乎性情而假物以鳴各得其性之所近所以一往而深近于詩則詩近于詞則詞近于曲則曲豈有異理哉大匠必以規矩而射必以彀何事不然乃獨於曲而難之足下特以詩分平仄而此則陰陽平上去入不可混淆詞限

無近名齋文鈔

卷二

四

字數此則宮調有南有北牌各有犯有攤破拍板有頭有腰有底不得其綱領則紛然雜亂觸手皆錯宜其一步不可行也能于自然之節奏有所會心則某某處一定而不可易某某處可以變化從心而後知此中有樂境非特因難見巧而已欲于自然之節奏有所會心無他在乎多讀舊曲自可神而明之僕少好弄自負天姿不劣於醫卜星算陰陽禽遁諸書頗多涉獵旋即棄去獨於此道歷久不厭已十數年矣所見不下三四百種臨川粲花不徒賞其穠麗荆釵殺狗亦勿厭其鄙俚醞釀久之而後知於詩詞中爲佶屈聱牙處皆曲中一定之節奏而斷不可易者也所謂變化從心者則在乎襯字視板之疏密爲襯之多寡製曲靈妙全在乎此非獨使

曲文條暢也又在乎分宮製調分宮則情景求無乖戾製調則變換不失自然若者宜疾若者宜緩若者宜板若者宜絃工夫至此自有文成法立之妙尙何繁苛之足畏乎昔臨川自言不顧拘盡天下人嗓子今其詞具在宮調頗雜腔板頗亂藉非後人曲爲遷就幾幾乎不可唱矣然與爲笠翁之油濫無甯臨川之生澀僕於二者知所趨避雖無師承而謹守前人矩矱頗可自信也至于詞藻則取詩詞中最新最豔者否則取人人意中所有者而翻案用之旁面著筆反面著筆不如對面著筆更能新豔無他巧妙也然其佳處全在白描白描能手其輕倩處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其渾厚處沈鬱蒼涼淋漓歌泣是非寢饋於元人者不能初學填曲且勿深求

無近名齋文鈔

卷二

五

詞藻取其新豔而筆墨務求娟潔若填北曲於入聲字加意考覈焉可矣芻蕘之獻不禁言之娓娓者深喜足下出筆娟秀無擁腫拳曲之病稍加學力納之規矩之中自無有斷鶴續鳧之誚幸勿畏難而中止也某再拜

詞曲同原總以可被管絃可入歌唱聲律諧而情詞暢者爲妙近世詞旣不入樂工古音古法盡失吾友戈君順卿獨得其微抗心希古成詞韻詞律正訛二書爲詞學津梁至曲則工尺尙存伶工具習合南北之音追金元之譜及今亦匪甚難作者精心果力卽所見而撰述以爲後來之宗與順卿書並傳亦藝林不朽之業也

答姪書

詢折租價已定若干非不知每石可多一二百錢吾自自收租後改小斗斛米價與今所定者正相等范文正公租斛銘曰多收幾粒少收幾年少收幾粒多收幾年吾嘗服膺此訓吾家自明時以田爲業二百餘年矣豈可效近日田多大戶及暴發鄉紳之所爲耶嘉慶年間業田可以致富佃旣無欠糧亦不浮也今之時勢大非昔比卽使畝收加半亦不足以抵折色之增銀串之貴况頑抗者如故不過良佃受累耳田多大戶每每結交漕折書吏杯酒言歡有無相通而暴發鄉紳則又與官相熟寸柬響應故官差追欠橫行鄉間如狼如虎佃皆畏之交租恐後所收租米必遠出我輩之上方且自

無近名齋文鈔

卷二

六

以爲得計嗚呼此正所謂多收幾粒也夫買田討租亦爲衣食日用計多收而浪費者愚也多收而窖藏者亦愚也多收而權子母置田舍更愚之甚者也古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諺曰千年田地八百主貧富之來相爲倚伏彼心計刻薄者徒增罪案耳卽以吾家言之南昫公析產爲五而餘四房無田矣楊齋公析產爲二而逸園無田矣芝田公析產爲五而二六兩房無田矣吾與而父析產相同四十年來田數亦已懸殊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吾旣中年潛兒尙幼吾不能有以栽培之而敢腴削之乎近人潘功甫吾甚高其人然欲效彼故爲谿刻則又不能人求多財爲利養也吾食則肉與蔬兼進衣則布與帛同御入則妻子無號啼之慘出則舟輻省跋

涉之勞玩好書籍既多耗費婚喪慶弔亦有周旋如此數十年亦已奢矣而皆取之佃戶佃戶何負於吾哉有連年抗頑不得已而用差追聊應故事爲之吾甚怒然不安長言及此非吾之矯眾而故行小惠也所以明吾居心而已吾姪亦忠厚人必能會此意也

藹然忠厚之言於此見彭氏之陰德深矣

曹村

無近名齋文鈔

卷二

七

與徐四師竹書

學者之道治生爲急孟子稱伊尹曰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夫不取固廉矣而不與得非吝乎正惟有不與而後能臨財不苟凡人飢必食寒必衣仰有事俯有育非財無以應之治生者自食其力而後能不苟取於人則名節立矣而又飢寒事育無以擾其心始得肆志於詩書而日進其學問品學兼優此吾儒事哉吾與足下久交知財帛不足動足下之心矣然足下可以處富厚而不可處窮約則未明乎治生之道能不取而不能不與者也足下父爲名醫歲入萬餘金恣足下揮霍親戚貧乏賴以舉火者數十家而財則十耗其二三矣貧士失業求無不應卹養施藥施棺等無近名齋文鈔

卷二

八

事歲以爲常江湖游食者流一才一藝無不延致而財又耗其四五矣足下好游支硎虎阜穹窿等處襍被而往動必經月僕從舟船所費飲食供帳所須以及僧道佈施窮途周濟隨地有之而財又耗其六七矣購書籍置玩好學琴有師學書學畫有師又喜爲道士裝塵尾道袍芒鞋羽扇方竹之杖瘦木之瓢物必求精而財又耗其八九矣此時足下獲慷慨好施之名舉動飄然塵俗之外而不知皆財爲之今惟恃數百畝之所入宜足下窮愁而有朝不保暮之戚也人之望于足下者方日增其數而不諒足下之有無足下何以應之且其故不可專咎人也人見足下居家起居動靜一切如前又安知足下貧乏萬不如前乎然今所入尙數百金貧士得此

可爲小康而足下遑遑如不可終日吾故云足下不可處窮
約也誠能去浮費省日用躬行節儉閉戶讀書有不得已者
然後應之無爲從井救人之舉此今日之急務也不然用不
足必至求人求人必至濫交苟濫交矣在尋直尺利在可爲
而士品喪矣竊爲足下危之

歸重立品戒濫交良友藥石之言近今罕覩卽此可存矣

杏白

伯父徵君家傳

翊不弔少遭鞠凶惟伯叔諸父翼卵而長之以克成立也癸丑先君子卒兄蘊章方二歲己未先妣卒翊方六歲凡經其喪治其葬卹其孤理其產則皆徵君是賴十數年來伯叔父相繼捐館舍歸然存者徵君也族姓所矜式爲儀型者也昊天降災不慙遺一老尙何言哉徵君孝弟朴茂行足於己有不容沒者翊不敏不敢以不文默謹投淚而爲之傳傳曰徵君諱祝華字封三號秋岳先曾祖尙書公之孫先大父贈榮祿公之第三子也幼育於外家太倉錢氏年十四居贈公喪哀毀如成人幼習舉子業累試不售而兄及弟皆以科甲官于朝于是入貲爲州同知綜理家政持籌握祿侍大母錢

無近名齋文鈔

卷二

十

太夫人承顏順色使伯叔父盡心供職無將母憂徵君力也先叔祖二林先生旣辭官不事生產志於博施濟眾置潤族田開近取堂卹養施棺施衣放生諸善舉次第舉行徵君實佐之二林先生察其誠篤於卒也命主其事徵君奉行之十餘年有加無廢焉錢太夫人之棄養也侍御公請假初歸相與治喪事盡誠盡信哀戚之中奢儉悉當旣除喪侍郎公時爲刑部赴京補官囑徵君經理田園以供旅邸費後至侍郎公左遷閩臬以喪歸窀穸旣畢爲諸孤析產而授之侍御公卒庀其家事亦如之贈中書公卒亦如之後十餘年太守公卒徵君以足疾不出戶然事無大小必稟命焉遇子姪皆嚴待之不假辭色故皆憚徵君過於所生嗚呼非篤於孝友而

能任勞任怨如是耶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非行己端莊而能使人嚴憚如是耶 皇上御極之元年舉孝廉方正科鄉先生以徵君應上之大府不獲辭得 旨賜六品服時徵君老矣婚嫁既畢又數病遂謝家事日取性理諸書並釋氏典尋繹之如是十餘年以疾卒年七十七配陸安人繼錢安人子蘊恭徵君性儉朴而不吝於施與無文名而潛心於理學晚年靜攝兼綜梵典親炙於二林先生者久故能具體而微嗟乎彭氏今日厚德少衰矣若徵君者栽培元氣啓佑後人洵可矜式也是可傳也後之覽者於斯文想見其人家傳體只合以本色語序入深婉處此廬陵獨步也斯文

庶幾近之

詠仙

無近名齋文鈔

卷二

十一

吳孺人傳

語曰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女無美惡入宮見妬故周之太
姒佐文王布化者也詩人美之自關雎以迄麟趾盛言不妬
之德而子孫眾多化行俗美其他體國經野之謨懷德畏力
之休豈無贊襄文王者而概乎未有詠焉先其所大也操是
以觀後世婦人有是德者不得多見焉吳孺人者從弟蘊柯
之婦也于歸時年十八旋生一女後數年不育卽爲弟納側
室是時姻黨羣姒咸尼之以爲年方艾有待也姻黨之素黠
者羣姒之境相似者尤力尼之不聽則非笑之繼則眾怒之
以爲愚而不可與言也且以若所爲微不便於己也而孺人
卒爲弟納側室生二子今其卒也年四十一側出子長者年
無近名齋文鈔

卷二

十一

十四矣衰麻擗踊哀毀如成人側室某亦匍匐喪次哭泣盡
哀其平居閨闈之雍樂顧復之劬勞外人不稔知觀於此者
可以見矣其他淑行詳弟柯所撰事略中不贅余竊取風人
旨以表章孺人欲使觀感懲創革閨門之痼疾而進於雍和
是爲傳

此種文與世道人心頗有關係

酉生

嚴華峯先生小傳

先生姓嚴名壽圖號華峯諸生也父方翁爲余父輩句讀師後先生亦館於余家故往來甚熟也幼爲文不甚佳南昌彭芸楣先生督學江蘇經古外另試默經以箋疏爲上注次之經文爲下嚴先生以經文取末名比覆試其上皆以夾帶黜遂爲蘇太一人卒以此入學爲人詼諧調笑機鋒百出若和易近人無可無不可者有時激昂慷慨詞色嚴厲有不可一世之意卽素所諧謔者莫不避其鋒蓋深知其性然也能言人所不能言而以隱諷出之殆古滑稽玩世之流耶與秀才案時顧南雅李子仙兩先生皆被逮嚴先生非指名可倖免因與二公約慨然曰不可失信於友遂自拘就繫當事者疑無近名齋文鈔

卷二

三

有別情特提嚴訊之嚴先生言詞慷慨顏色從容大刑在旁不爲少屈因愈疑其爲訟棍旁稽案牘十數年爲秀才無片紙入公門無可鍛鍊乃已是日書役旁觀者莫不失色

敘一事以見生平而人品性情躍躍紙上是能手也

曹村

釋懶庵鏡庵傳

釋懶庵者名明澈俗姓沈吳中士族也年二十慕出家與里人楊某逃於郡之南禪寺削髮焉楊之父兄弗善也徧索之歸鋼之不久死而沈氏聞之怒曰不肖子雖歸辱譜牒矣其聽之可也故得終於釋澈爲人沉靜寡言笑美丰姿喜修飾能詩工書畫後入獅林寺浮沉僧寮中十餘年以次主獅林方丈獅林雖非大叢林其方丈主恆與鄉先達縉紳先生相接先是諸僧悉貪鄙無恥營貨財私酒色不通經典惟以莊嚴施捨煽動士女見縉紳則脅肩諂笑態百出士大夫習見久反厭之澈以士族子能翰墨多游揚者聲譽益盛懶庵既負盛名金粟之施不求自至積貲巨萬久之當退院乃別營

無近名齋文鈔

卷二

十四

善慶庵攜其徒居之室宇精雅幽邃講求詩畫精治肴藪一時罕匹益自重非護法縉紳及素所布施者不敢輕造間有至者使子弟借雲應之強見之不終禮而退容茫然若失遂巡自去求書畫者榜於楹以拒之不可卻輒使人代筆而自以金帛酬之弗惜也於是得入懶庵室者接其丰采藏其筆墨每出誇耀於人如謁巨卿如遇名士然欲設念佛堂計營建之費香積之供須數千金而人樂輸之迄成未嘗費己財也晚乃茹長齋不數年死葬堯峯同時有鏡庵者先死借雲等分財不均乃以所積修開元廢寺并大爲營葬云

釋鏡庵名靈湛崑山王氏子自稱諸生或曰否湛故崑山布衣也好武斷鄉曲其族爲不肖事湛許之爲有司所懲故遜

跡空門余嘗問其出家故輒慨然曰遭家之難因信傳聞所言或不誣也湛爲人善書畫亦能詩性詭異好大言嘗曰昔余結茅天台每入定輒一月餘不飢亦不食今有以千金布施起佛殿者吾爲之立闕絕糧一月人莫應且非笑之所藏名人書畫每出示人細審之皆其贗作又以祝由符呪治病往往不效誤人致死其死也亦以自信符呪不肯服藥云其詭異如此鏡庵來吳適當懶庵盛時自以爲才足相抗而所遇不如也輒不平之富人某爲營金井庵而鏡庵欲大興土木與善慶並鳩工庀材不能如願以致絕交他助之者皆不得善終始亦以人之信湛旣不如澈而金井復持善慶爲例過望于人故也金井旣無恆產惟賣畫以自給遇困乏賤以無近名齋文鈔

卷二

五

求售稍裕則又勒索善價有意求之更甚而其徒某庸甚嘗歎曰懶庵福僧也擁厚貲享盛名吾事事不如彼而天又以庸徒厄我吾安得如借雲者而付以衣鉢也或謂之曰家豐者子易孝國治者臣易忠借雲倉有餘粟筭有餘布司應對持門戶甚易易也今從子游者茹黃齋被粗布半飢半寒以待哺於筆研之間不背子而去亦幸耳顧乃多所求全乎鏡庵卒無以對

論曰孟子曰非之無非刺之無刺闕然媚于世者是鄉愿也故曰鄉愿德之賊也若懶庵者其僧中之鄉愿乎鏡庵慕其遇專心畢力以求之而不得果人之待之者異耶其氣量亦云下矣雖然三僧者皆有名士結習非凡僧也

一贊殊有龍門筆意後惟王介甫有之

西生

夾序夾議錯錯落落非神於腐史者不能○作者天資高妙其文皆原於國策史記或以爲近東萊或以爲似眉山皆同師國策史記故耳如更加以學力豈在古人下乎

白

無近名齋文鈔

卷二

去

叔父常德府知府葦間府君述

道光十一年六月叔父常德太守葦間府君卒於陸墓之遠塵精舍閱五月而葬於卒也無狀略於葬也無誌銘惟自訂年譜一卷刊行于世伏念府君年少通藉供職三朝服官行己可師可法而年譜例不編入家乘後之覽者反闕如焉公之嘉德懿行小子翊愚昧不能知其萬一而少育于公受恩高厚不敢以不文默謹披淚和墨而爲之述述曰公諱希鄭字會英號葦間一號雅泉先曾祖尙書芝庭公之孫先祖贈榮祿大夫應山公之第五子也母先祖妣錢太夫人生九歲贈公薨哀毀如成人十八歲補長洲縣學附生後補增廣生員二十歲先叔母瞿恭人來歸二十五歲應本省鄉試中

無近名齋文鈔

卷二

七

式三十一名舉人實乾隆五十三年戊申恩科也明年會試中式二十七名殿試三甲十五名成進士赴圓明園引見奉旨分部學習籤掣禮部堂派祠祭司行走旋請假公以兩兄在京供職不欲遠離膝下侍錢太夫人起居者三載太夫人命之始挈眷北行到部後兼儀制司行走充則例館纂修旋充提調兼精膳司行走六十年補授祠祭司主事嘉慶元年仁宗睿皇帝登極覃恩誥授奉直大夫禮部祠祭司主事加一級後四年高宗純皇帝升遐至署齋宿承辦大喪典禮禮成得恩旨加二級吏部註冊隨帶補本司員外郎旋授本部儀制司郎中充科場條例館纂修旋充提調充樂部和聲署署丞晉充署正時嘉慶五年也錢

太夫人於六月棄養聞訃搶呼毀幾滅性會奉 旨充陝西

正考官內閣奏請改派焉初太夫人患痞疾二伯父侍御公請假回籍公亦呈退官房圖歸計太夫人遙諭止之至是奔喪適大水路不通從潞河水行十月抵里公以生未奉甘旨病未親湯藥歿未視含斂終天之恨戚戚於懷宿居靈次既葬乃止是年翊育于公所遵太夫人命也既服闋得心悸疾因請假自是家居者十五年初析產授田不過二百畝老屋五椽破不可居公于十五年中田增至二千畝闢新第於大儒巷築收租屋于蕭家巷以千金爲翊授室皆儉約以致贏餘未嘗名一非義錢往來不過詩酒之讌無玩好無鮮衣讀書臨帖晨夕不輟著耕餘論古十二卷古今體詩若干卷十

無近名齋文鈔

卷二

七

八年七月瞿恭人卒明年四月葬於新塘橋祖塋之次并自營生壙日者不慎而側室子蘊寶殤初恭人無子生一女幼殤側室施氏生蘊寶至是四歲矣悼亡之後繼以喪明觸境傷神無以自遣寓居虎邱者數月又寄居張家巷時同年楊柏溪護爲方伯素善風鑑力勸出山於二十年二月北行時年五十二歲十月選禮部主客司郎中到任掌印兼儀制司事二十二年充本部則例館總纂七月郎中俸滿引 見奉 旨著交部記名以繁缺知府用二十四年補授湖南常德府知府 召見勤政殿詢問家世 訓以察吏安民潔己奉公十月抵任踏勘水道桃源之車湖蹙口武陵安鄉交界之鴨子洲民得減賦懲沅江童生之不法者禁民溺女勒石於

有嬰堂違者按律治罪訴訟者立即拘審分許民口誅殊示於門禁書役攔阻弊今上御極之元年十月兼護岳常禮道提調科試宿弊一清二年因病解任遂請開缺回籍調理九月抵家初公之寓京師也以大儒巷新第鬻于人置內城住房一所旋膺簡放鬻爲路費歸而無家遂賃屋居古云久宦減產惟公信然歸田後優游多暇與同人探梅城西遂結問梅詩社至十年四月先後百集徧游虎邱石湖支硎靈巖諸勝癸未戊子辛卯三至西湖十一年買屋於陸墓鎮顏曰遠塵精舍旁有圃可藝蔬菓喜曰歸田之名不虛矣遂往居之六月患瘧疾遂卒年六十八歲生於乾隆二十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亥時卒於道光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亥時五

無近名齋文鈔

卷二

九

遇覃恩由奉直大夫海授中憲大夫元配翟誥封恭人先卒側室施氏子蘊寶殤以世父侍郎公第四子蘊梧爲嗣女二殤孫遇亨是年十月二十葬於長洲縣九都十四圖戎字圩卽公所自營生壙也所著耕餘論古十二卷酌雅齋古文一卷春草閒房古今體詩四卷涉湘草湘江歸棹詩西冷鴻影詩草各一卷試帖詩一卷武陵退叟其晚號也公爲人篤於孝友幼從先君子學文友愛益摯及先君子卒聞訃哭奠精神所注恍然如見焉遇諸姑及子姓喪必抑鬱者累日與人交謙抑自下雖見胥吏必起立人皆樂公和易而中懷耿介進退以禮初筮仕居要路者皆尙書公門生故吏也後起服補官則同年同曹及兒女姻婭皆列鼎鉉公一無私謁

故終不能登顯仕居家亦不與當道往來府縣有公事邀摺紳議必避不往焉自楚歸後家庭習于華侈用或不給公自奉儉朴以愧勵之不欲顯言也戊寅翊應京兆試侍公于京邸謂翊曰余平居不染聲色仕進不甘奔競中懷恬淡皆而父提撕力也又曰外官難于京職上下牽制異日余必不久居又曰余家本朴素幼時僅免飢寒初縣試製一單布袍十年後製蟒衣衣工猶憶之以爲言今婚嫁所通半皆富室小子勿染其習自道光以來漕糧之折價日增翊不平之公曰貧富不在百金滅門破家卽亦不懼奈何以百餘金故而見輕于有司乎卒如其數小子翊所得于公者如是誌之不敢忘也公之古文得力於廬陵者多詩亦和平安雅無激昂雉無近名齋文鈔

卷二

三

殺音人不及知惟書名著于吳中翊少遭鞠凶零丁孤苦以養以教非公無以成立雖內外妻菲卒以孤兒故善遇之奉筆回憶此恩此德痛何可言謹按年譜所編記憶所及略述梗概以垂家乘云

廣西奉議州捐建泗鎮二府試院碑代作

育才爲治政所先而生才非偏隅所囿我國家作人雅化浸淫二百年丕冒海隅蒼生向風承教駸駸乎文治日臻其盛旣按古論秀書升之典三年一試之由其鄉以貢於禮部又以古者輶軒之使采風問俗命學使者按臨各邑以校其學校之良莠而拔其民之俊秀者以入於學三年而試則於省會設立貢院按臨校士則於各府邑設立試院其有地方偏狹而人文未眾者則附試於所近之府屬不欲重勞學使者也此粵西泗城鎮安兩府生童向所以附考於南甯也兩府比年以來多士奮興人文漸盛而遠赴南甯往返跋涉行路之難旅寓之擾曠時閱日至有力不能赴試者於是紳

無近名齋文鈔

卷二

三

民父老病之議於鎮安府屬濱臨右江之奉議州捐建試院俾泗鎮生童得以就近考試上其事於大府得報可爰於某年月日興功迄某年月日落成凡號舍官房及明倫堂演武廳提調辦考公所皆具又豫籌經費捐銀若干兩錢若干千儲備試用及後日修葺之費又於奉議州修理文廟添設訓導增置弟子員訓導則於通省酌撥而移置之生員則援凌雲縣添設縣學例撥府學二名增廣二名以歸訓導督課其詳且備如此於是二府之人相與言曰吾儕涵濡於聖化久矣向以地僻遠人才猥鄙瘴癘時侵獐獠雜處不克自奮於文教以邀學使者之按臨等之自鄙無譏耳今幸觀感奮發能自祓濯向學者日益眾固右文聲教之隆所陶淬而

成者也又幸時和歲稔比戶豐盈紳民沐 太平之化既富
方穀克成此舉非 聖天子甄陶廣被二三大吏與守土良
有司承宣 德意以養以教不隔荒陬則二府之士民望上
國之光獨形固陋有慚憤莫紓而已二府之搢紳士夫與夫
父老耆舊殫其所入仰事俯育供應賦稅方或水旱饑饉左
支右絀之虞而能踴躍慕義如此耶某承乏鎮府樂其士之
有志奮起不以偏隅僻遠而自阻又樂其紳民之見義必爲
捐輸恐後不存鄙吝之心推委之見足以仰副我 皇上樂
育英才之至意而 國家承平之久富教之隆下及徼荒亦
於此可想見也

前半於蒼簡中見疏宕之氣後幅沈鬱淋漓入南豐之室

無近名齋文鈔

卷二

五

而略參以廬陵

詠仙

重修日本長崎島 大成至聖先師廟碑 代作

皇帝御極之二十一年某奉 旨採銅於日本之長崎島以裕泉府以充 國課使者返告曰崎故有 大成至聖先師廟中華採銅者之所創而土人向井氏之所世守也更新者歟矣今復頽廢望吾子重葺之并爲文以垂於後某故仁和學弟子員也義不可諉敬捐貲修葺更爲考訂其從祀之位次遵豆禮樂之制度一依中國學校規旣成乃薰沐再拜而言曰自巢燧羲軒以後聖聖疊生得我 夫子而聖不復出何哉天以教化之權畀之尼山俾集道統之大成爲萬世師表也古之賢者有言以爲若天地之至廣無不覆載日月之至明無不照臨江海之至大無不容納至矣極矣蔑以加矣無近名齋文鈔

卷二

三

某縱欲擬議形容以稱揚萬一不幾料廣以寸管測明以尺圭航大以一葦哉夫祖述憲章窮神知化者功修之密也贊修刪定繼往開來者著述之隆也若夫立三綱五常總人倫之大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俾民日遷善而不知此垂教之極天蟠地而蠻貊可行也漢唐以來尊師重道自京師以至窮鄉僻壤莫不立學校以奉烝嘗自天子以及俊秀士民莫不奉邊豆駿奔走稽顙惟謹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亦旣偉矣高麗瑠球安南等國被歷代右文之化胄子入於國學絃歌徧於境中聲教所訖用夏變夷信哉 聖人之道得之則爲衣冠文物失之則爲禽獸異類也日本尙文之國東方之大邦也凡吾人之貿易往者於中

士之經史子集莫不捆載以去浸淫既久風流儒雅之士踵
出其間誦其詩讀其書因而尸祝其人雖不在國家功令所
頒而景行仰止之情有不能自己者矣向井氏世守其業唱
率長崎子弟豈非大有功於名教耶日本之賢人君子凡誦
詩讀書者莫不被夫薰陶則尸而祝之者又豈獨長崎之向
井氏宜然耶江浙在春秋時爲吳越蠻夷之地自言子之歸
子以爲吾道南矣迄今人文甲於天下陳良北學於中國子
輿以爲豪傑之士安知日本他年人文蔚起不媲美中土哉
雖然儒者之道有本有末禮義之節廉恥之防聖道之大端
也文章之美詞藻之華儒生之末事也誠能尊其道以行之
以之修身以之齊家以之治國則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必有
無近名齋文鈔

卷二

三

一變至道之休而非徒在鐘鼓玉帛之崇隆矣廟之創造重
修詳於舊記某遠隔重洋不獲瞻仰宮牆與向井氏及長崎
俊髦之彥進退揖讓於廟庭私歎 聖教東漸既廣且隆則
凡海外異國梯航所及必有聞風興起者焉善乎子思子之
言曰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凡有血氣莫不尊親配天
之業猗歟休哉

此題大難著筆字內 學宮千數文當萬計也然在日本
則爲第一篇文字不得不略爲鋪張後半歸重節義廉恥
爲日本風俗對病發藥文於莊肅中見宕逸上窺歐會爲

震川集中得意文字

曹村

順姑阡表

順姑者何蔡之女而徐之婦也既婦不稱姑此何以稱姑歸骨於蔡也曷爲歸骨於蔡從讞也其從讞奈何順姑嫁於徐數歲矣徐有倪氏者其夫之叔之妾也寡而淫夫遂蒸焉順姑泣諫之不從既懼其阻且洩也遂相與謀殺順姑蔡與徐德清之望族也既成訟官皆左袒徐時按察使王維詢蒞任蔡人譟而鳴其冤廉得實欲平反之爲上下所制不能忿而自縊 天子聞之怒命使者按治之獄具冤得白倪氏自縊於獄餘坐罪有差而罷其承審官使者曰恩義既絕不復爲徐之婦矣徐將棄不葬遂命歸骨於蔡既葬表曰順姑之墓所以從讞也明順姑之不復爲徐婦哀之也

無近名齋文鈔

卷二

三五

簡勁得史法

酉生

